

批點
唐
宋
八
家
抄



宋蘇老泉四

老泉名洵字明允蜀之眉州人

今四川眉州

其先趙郡樂城人

今直隸樂城縣

唐蘇味道被謫刺眉卒於官一子留於蜀此蘇氏所自始也有二

兄曰澹曰渙皆以文學成進士而公少獨不喜學已壯猶不知書

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

舉進士不中舉茂材異等又不中因細取古人之文讀之始覺其

用意出言與已大異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取素所為文數百篇

悉焚之乃大究六經百家之旨絕筆不為文辭者六七年得其精

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學以大成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

祐間偕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上其著書二十二篇于朝。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子皆舉進士。一時士夫人爭傳之。皆效其文以為師法。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以其父子兄弟俱以文學知名。故于子瞻號為大蘇。于子由號為小蘇。于公號為老蘇。以別之。蘇氏文章雖各有所長。然大抵刑名縱橫之學。得自國策。而開于老泉。此其家學淵源。不可沒已。公六經論看聖人。全以術欺天下。與柳州論封建。以私意窺聖人。皆駁而不醇。前人嘗非之。所著權書衡論幾策等篇。規時指事。多權術雜霸之說。蘇氏不得為純儒。以此而儲在陸。以為有道無術。則道不行。公蓋

以蘇張之術以濟孟韓之道。豈篤論與。然其議論上下古今。筆力
馳驟風雨。於文章中。實有不可漸滅之氣。南豐魯氏嘗贊其文曰。
侈能約之。盡遠能引之。近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若決江河而下。若
引星辰而上。嗚呼。傾倒至矣。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
霸州文安縣今直隸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草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公以疾卒。時年五十八。特贈光祿
寺丞。宋史列之文苑傳。事跡不甚著。茲從歐陽文墓誌中採其節
畧敘之。

唐宋八家鈔卷六目錄

老泉文

春秋論

管仲論

六國論

辨姦論

諫論上

雷勢

審敵

一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亭記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名二子說

計文十五篇

東坡文上

上神宗皇帝書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到昌化軍謝表

計文七篇

趙局莊嚴是非
賞罰道位公私
字是關鍵權字
是綱領

以下逐節詰之
逐節解之一步
追進一步

第一難言夫子
不應賞罰天下
而以託于空言
解之。將賞罰
坐在春秋是實
筆而其駕名夫

春秋論

立論領起全篇
最近時文
小講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

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

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

第一難

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

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天子固曰我可以賞罰

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去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

往復

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授筆蓋以
天子別魯也

第二難言空言

即為賞罰非無
位者所宜而以
其權與魯解
之。逼出書為
魯之書賞罰是
魯之賞罰為一
篇大旨。賞罰
之權在魯一句
詳盡夫子非以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

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

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

只作過○接

徒曰猶謂○以言○

○狼○句○ ○ ○ ○ 第一解此

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

○第二難

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

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

○第二解○

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

○前環解盡○

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

然處

第四難言周公亦非天子欲假天子之權如桓文何不以權與齊晉而以周公心存王室必當我公之意解之我周公心存王至一句又以權與周公之所以

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

第四難

得此一語以助暢已意

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桓晉何也齊桓晉

第四解

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

一段主句

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

章合

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

何何等辭旋何何等開闊凌厲無前筆力

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

絕大

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

本身証

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

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

春秋左傳卷之九

身外証

天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

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

書孔某卒

夫子作春秋止于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句自小知射

并錄以續夫子所修之經而終于孔某卒也

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

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某哉嗚呼夫子以為

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

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

氏春秋吳越春秋之類

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

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

宋殺推開又為
後之僭經者立

後之春秋罪在僭者居多翻作三病極花○疑

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茅鹿門曰始言賞罰之權不自與而與魯亦非與魯而與周公末言思周公故與魯與魯則春秋非孔氏之書其文勢往復如此

賞罰之權本在周室但夫子生為魯人未見周史無由作周春秋而魯始周公又與周為一脈故寓賞罰之權於魯即所以歸賞罰之權于周也四難四解反覆曲折以達之中間不得已三字是一篇骨子○公六經論義多駁而未醇此篇較正

管仲論

先叙事○立案○

○功案○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

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

揭案○

無寧歲

公死六十七日乃殯故云薨於亂五公子無虧孝公昭昭公濇懿公商人惠公元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易

斷定罪案揭起

出語驚人

欲段兩層搖曳

屋揭主意亦急

太子矣爭立之禍自易牙與豎刁欲立無

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

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

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

公也夫有瞬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兄而後知去少正卯

公也夫有瞬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兄而後知去少正卯

少正卯

大夫孔子

歷變受法

三皮為青仲王
文責其不能薦
賢自代責其不
知本看似深文
却是至論逐層
翻駁波瀾無窮

攝和事七日而誅之謂其人有五惡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仲此層主彼桓公何人也顧其

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此是本是本通篇主論

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此是末

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豎刁自官以適君易牙殺子以適君開方信親以適君皆非人情不可近見管子嗚

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先說桓公不能不用三子

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語云三陽在位貢禹彈冠知將進用而拂拭其冠以相慶也仲以為

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再詰難

齊桓公以平文証
有桓公見得賢
為要仲無所逃
去矣

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盡而

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

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

為無仲也天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

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

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

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

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

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

末段敘述不能
為賢作結引証
用意俱切臨發
並責仲之不可
改死意更凝冷

信也仲之書

管子

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

管子仲寢疾公問二三大夫九可以國寧各仲論叔牙好真實須無
好善實威能事孫在善字又曰鮑叔又好立而不能以國計實須無
好善而不能用以國計實威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務是其心以為是
在善言而不能用以信然其疏其短也見管子戒篇

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

仲既薦鮑叔牙知其必死
明年恩朋果卒見管子

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王觀史鮪

秋

以不能進還伯玉而退彌子

瑕故有身後之諫

新序史鮪諫靈公用蘆伯玉而退彌子服不聽
將死謂其子曰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德置屍

此堂足矣公往弔問故吹客曰夫子
死以屍諫可謂忠矣由是從其諫

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

病惠帝臨視問誰可代者何曰知臣
莫如主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

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

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沈歸愚曰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
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
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
字不可移易。

仲死而齊復有仲談何容易然薦賢自代自是正論蘇家翻案
文字大抵得間而入尋一正大話頭駁去便令人無可置辨。